

金玉奴的豆汁兒

「不能喝豆汁兒，就不算真正的北京人。」從梁實秋、老舍到汪曾祺、胡金銓，都說過類似的話。而且，如梁實秋所說，「豆汁兒」讀音一定不能少了後面的「兒」化音。其實，就是地道的「老北京」，也並非人人都能消受豆汁兒那酸臭的味道。此之餡糖，彼之砒霜，這話一點沒錯。

如今，各種產品都講究文創、出圈。諸如豆汁兒冰激凌、豆汁兒拿鐵，紛紛擠入網紅賽道。這讓筆者想起一樁事。汪曾祺曾談到，自己首次知道豆汁兒，是看京劇《豆汁記》。這應該算是豆汁最早、也最成功的跨界聯名IP了。

筆者並非票友，卻有輕度的「考據癖」。《豆汁記》，原名《金玉奴》《鴻鸞禧》（粵劇《紅鸞喜》是另外的故事），改編自馮夢龍的小說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。戲台上，金玉奴用一碗豆汁兒，救濟了凍餒的窮書生莫稽，兩人因而結緣。後來莫稽考中功名始亂終棄，因而遭到棒打。其實小說原文裏，兩人是直接由鄰居說媒，並無救助的情節，也自然沒有豆汁兒。戲曲為增加反差與衝突，便做了改編。

問題在於，為什麼金玉奴手捧的是豆汁兒呢？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南宋臨安，而豆汁兒一般認為是誕生於清初的北京。「豆汁兒」的戲分，應歸功於當年的改編者，如曹慕髡等人。既然要尋找一種平民食物做情感媒介，京劇就從老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取材，豆汁兒便當仁不讓地佔據了C位。

很多劇種都有《金玉奴》的曲目。鄰近北京的河北梆子，評劇、東北二人轉，襲用「豆汁兒」。而一些豫劇則換成了「麵湯」，黃梅戲又換成了「豆漿」，秦腔裏乾脆讓金玉奴捧出了一碗剩飯，川劇《棒打薄情郎》則給莫稽喝了一碗「薑開水」。因地制宜的改造，才更容易引起觀眾的感官共鳴。



生活的糖衣

歐洲的聖誕集市上，熱鬧的除了烤香腸、熱紅酒，就是披着糖衣的各種零食。沒人能拒絕甜的誘惑，大人也一樣。更何況大人的生活裏總會摻雜着一些苦，難能可貴一年到頭有這樣的機會，裹上華麗的、夢境般的「保護殼」，即便是灰姑娘零點前的放縱，也是值了。

遠道聞起來，糖衣的味道總是與眾不同，帶着一股衝擊力。如果說熟狗和香腸是給口腹最切實的安慰，噴香的肉味在鼻腔中遊走，就像回老家一樣熟門熟路；那糖炒堅果則是任性、賁張的，沒等跟它直接交手，就已經彰顯出濃濃的自家風格。伴隨着熱乎乎、嘩啦嘩啦的翻炒聲，焦糖的魔力在空氣中瀰漫，就算難得再遠，這條線都能給你牽過去。也別管生活留下多少考驗，就要在聖誕這天肆無忌憚。

等走到攤位前，老闆早已經笑臉相迎。一個小鏟子遞過來，裝着剛出鍋的炒杏仁、炒花生，包裹着閃亮的糖衣，咬下去酥脆作響。堅果的脂肪在甜味的催化下更無法無天，嘴裏布滿「罪惡」的快樂，如果放在平時，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吃這些，可在聖誕集市裏，一切是水到渠成，幾步路逛下來，手裏不知不覺掛了好多袋子，時不時掏出幾顆堅果大嚼特嚼，有種瞬間回到童年的恍惚感。最過分的還不止這些，炒堅果旁邊，「標配」就是烤栗子。大概是商量好了，絕不讓客人們帶着原來的體重回家。在中世紀歐洲，烤栗子被稱為「窮人的麵包」，時過境遷，麵包和栗子的身份也產生了微妙互換，一個負責日常管飽，一個讓理智逃之夭夭。

最後的最後，帶一個糖蘋果回家吧，這應該是整個集市上，最低調、卻也最「兇殘」的存在了。沒有昭告天下的熱騰騰，卻也能後勁爆棚。啃下直鑽進心裏的甜，一年就一次。



最近，網絡江湖上出現了一個新的門派，「睡門」。門徒多為年輕人，還有更多的年輕人希望拜入門下。顧名思義，「睡門」要義在於助人入眠。睡門崛起，說明當下很多人苦入睡難久矣。從古到今，睡不着的夜晚各有原因：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」這是相思睡不着；「自經喪亂少睡眠，長夜沾濕何由徹」，這是憂國睡不着；「唯將終夜常開眼，報答平生未展眉」，這是悼亡睡不着。若問如今徘徊在「睡門」

近日，中國作家協會為二〇二四年新會員舉行「入會第一課」，由人民藝術家王蒙授課。講到如何使文學打動人，王蒙提及在眾多作品裏，反而是一篇童話故事最讓他感動，它就是丹麥作家安徒生創作的《賣火柴的小女孩》。

《賣火柴的小女孩》把故事選擇發生在聖誕夜，在樹上到處掛滿彩燈、鈴鐺、星星和各種裝飾品，周圍一片歡慶和喜悅的晚上，小女孩卻在飢寒交加中死去。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說：「以樂景寫哀，以哀景寫樂，一倍增其哀樂。」

我並非基督徒，聖誕節予我的意義就是一個節日假期。香港的聖誕節確實色彩濃厚，熱鬧繽紛。滿城都是璀璨燈飾，自十一月起商場已經播放聖誕歌曲。雖然近年的天氣不太冷，亦無損聖誕氣氛。年輕人穿得花枝招展，身上裝束就好像一棵走動的聖誕樹，分享節日喜慶。年輕時，我在平安夜都會與友人出外消遣，到商場購物，又或到夜店流連。從平安夜玩至聖誕日，盡興而返。近年已不復當年勇，平安夜最重要是與家人一起平平安安度過。

又至一年聖誕佳節。在西方古典音樂中，有眾多專門在聖誕節期間上演的經典作品，但以此節日命名的曲目卻並不多見。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由巴洛克時期意大利作曲家阿坎傑羅·科萊利譜寫的四首協奏曲，其中包括《G小調第8號「聖誕」協奏曲》。專輯由Angel Records天使廠牌於一九六五年灌錄並發行，由意大利指揮家雷納托·法薩諾執棒他本人創建的古典室內樂團「羅馬演奏家室內樂團」。黑膠封套選擇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巨匠安德烈亞·曼特尼亞在曼圖亞公爵宮「婚禮臥室」內西牆上

芋煨嫩白菜

學期完畢，有暇閒逛，從紅磡走到黃埔，小區味濃、食肆甚多，左挑右揀，走至必嘉街近寶來街一段，最終轉入專賣點心的食店。點心逐一熱上，燒賣菇與肉打成餡，味豐扎實。另有雪山叉燒包、棉花雞，都有傳統屋邨茶樓的味道。

自己愛吃蜂巢芋角，看到必點，芋角皮鬆、芋軟，醬料肉餡惹味，用料、手藝搭配得宜。談到芋頭，香港有產，近代的《大嶼山志》提到，「大嶼山」原名「大漁山」，因「漁」、「嶼」同音改易，詳記島上產物，言：「農作生產有稻穀蔬菜、合掌瓜、木瓜、落花生、番薯、芋頭、竹筍、豆角等可供食物之用。」作物自用或出售，現在仍有遺風，更見復耕一輩。

油炸芋頭，早見明代《遵生八箋》，書中有食譜「酥黃燭方」，詳載如下：「熟芋切片，用杏仁、梔子為末，和麵拌醬拖芋片，入油鍋內炸食，香美可人。」用果仁碎調和麵粉、豆醬，熟芋片蘸上後油炸，收外

內外的人為什麼睡不着，答案多是兩個字：焦慮。

現代社會有很多高端複雜的發明，使我們的生活舒適便利，而焦慮也如雜草般肆意滋長，乂之不盡。人們生來就會的技能則在悄悄退化，睡覺就是其中之一。為了抵抗失眠，我們發明了各種各樣的辦法，從數羊到聽歌，從閱讀到冥想，從艾灸到泡脚，從戴眼罩、塞耳塞到白噪音、安眠藥，但似乎從來不曾找到適用於一切失眠的萬應良藥。

眼睛一睜一閉，一天就過去了。

英國女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創作的《簡·愛》裏，寫人們在聖誕節照例喜氣洋洋地慶祝一番，相互交換禮物，舉行聖誕晚餐和晚會，但這些享受卻一概與「我」無緣。於昏暗的房間，「我」把玩偶放在膝頭枯坐，直至爐火漸漸暗淡，鑽進小床，躲避寒冷與黑暗。在聖誕的「樂景」下寫哀情，寫出了加倍的孤寂感。

許多作家曾將小說的部分故事背景，特別設置在聖誕節。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寫「在孟費耶，一八二三年的聖誕節過得特別熱鬧」，初冬天氣溫和，沒有冰凍，從巴黎來了幾個要

這些年，我在平安夜亦會偶爾外出，並非刻意玩樂，但仍樂於享受節日氣氛。有時在尖沙咀或中環的街道，會碰上一群人組成的歌詠團，在寒風凜凜下站在街頭，向路上匆匆經過的遊人唱聖詩。大部分市民都是途經路過，亦有些人會稍作停留，駐足觀賞。

「平安夜，聖善夜，萬暗中，光華射……」這些中文聖誕詩歌其實有不同版本。歌詠團在街上演唱，有時以簡單樂器伴奏，更多時候都是無伴奏清唱。雖然是粵語歌詞，但似乎又

的壁畫局部。

曼圖亞公爵宮內最著名的濕壁畫當數「婚禮臥室」屋頂上手繪的虛構藍色圓形天窗透視畫，畫作以西方美術史中「由下而上」繪畫技法的首個成功範例而讓這間臥室舉世聞名。在房間的西牆上，曼特尼亞將盧多維科·貢扎加公爵與其子，同樞機主教弗朗西斯科的會面安置在了藍天白雲、風景如畫的大自然背景中。左側的山巒岩石和右側的城鎮形成高低呼應，城市下方圍着公爵父子的一

芋煨嫩白菜

脆而軟之效，是現代上粉醬、炸芋頭的古代複雜版本。

芋頭做法多，清代《清稗類鈔》記「芋煨白菜」一條，材料、烹法簡單，做法談到：「芋煨至極爛，入白菜心煮之，加醬水調和。惟須新摘肥嫩者，色青則老，歷時久則枯。」白菜煮芋頭，現代仍常見，芋頭先慢火煮至爛熟，再加白菜同煮，外加調味。食譜強調，新採白菜只用嫩心，現在直接用娃娃菜，更易處理。

中秋燒烤，正值芋頭當令，除卻炆煮，小芋置於炭灰中煨熟，風味十足。南宋《山家清供》談到，芋頭可以濕紙包裹，外塗食用酒和酒糟，再以點燃穀糠煨熟。現代用錫紙包裹芋頭，味道有所阻隔，古人以濕紙加酒、糟，酒香入滲，味更香醇。



被寂靜叫醒

入睡與起床，如一塊硬幣的兩面。苦於入睡者，大多苦於起床。如果說，最舒服的入睡是沾枕頭就着，那麼，最愜意的起床是被寂靜叫醒。當睜開雙眼，周圍一片寧靜，滿血復活的感覺太過美妙。此時必是真正睡足了身體所需的時間，神清氣爽的新一天正在向你走來。多年前，我在泉州出差，住在郊外一處山莊酒店，清晨醒來，除了窗外似有還無的樹葉微顫，再無其他響聲，一時恍然，不知身在何處，心靈放鬆至極。

然而，絕大多數「醒來」是鬧鐘

把戲的人，在村裏的大街上搭起了板棚；瑪格麗特的《飄》寫「對於亞特蘭大和對於整個南方來說，一八六二年聖誕節是個愉快的節日」，南部聯盟打了一個很大的勝仗，人們歡慶和祈禱局勢已出現了轉折點；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則讓尼古拉和索尼婭在聖誕節乘坐雪橇，將表演啞劇的情節也設置在這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八年的五年間，狄更斯每年都向讀者奉獻一份聖誕「禮物」，這些「禮物」集結起來形成了《聖誕故事集》，包括《聖誕頌歌》《教堂鐘

一起歌唱

不太容易令人聽得明白。粵語字詞與音符並不相稱，聽起來就似注音，又或是詞不達意。香港的動畫電影《麥唛》，主角小豬便經常唱着些字音不符的幼兒園歌曲。

我也曾試過在平安夜站在尖沙咀街頭，靜心聆聽詩歌班演唱聖詩。即使聽眾不多，但是唱聖詩的年輕人都十分投入，沉醉在歌曲傳揚的世界。事實上，歌詞的內容並不最重要。更重要是歌者都帶着善良和真摯的心，希望以柔和歌曲感染世人，將節日氣息和愛意廣泛傳播。不管是平安夜，

聖誕協奏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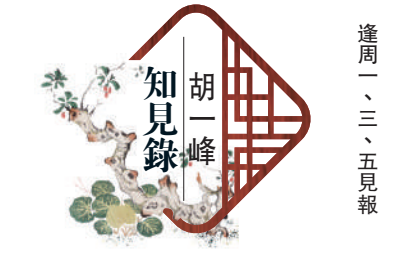
群孩子們則暗指王朝更迭。

門楣上方的局部便是唱片封套所選用的圖像。隨着窗簾徐徐拉開，一群帶有翅膀的小天使們在山頂合力托着一塊碑文，銘文上面寫着「獻給傑出的盧多維科，曼圖亞第二侯爵，王子中的翹楚與最堅定的信仰者，以及他傑出的妻子芭芭拉，女性中最無與倫比的榮耀，帕多瓦的安德烈亞，曼特尼亞在公元一四七四年完成了這件微不足道的作品。」有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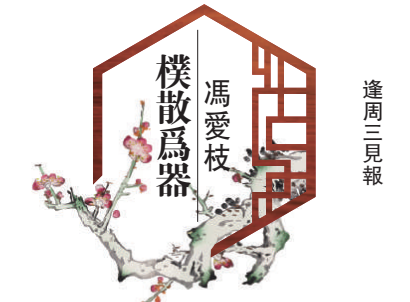
新年「古詩詞」

「日有熹，月有光，富且昌，壽而康，新春嘉平，長樂未央。」看到朋友的社交媒體貼出了這樣一句話，讀起來頗有古風，且有跳躍的韻律感，剛準備點讚，突然看到後面還有「出處」：「——《詩經·小雅·庭燎》」。覺得有些異樣，「長樂未央」不是出自漢代瓦當嗎？怎麼在《詩經》就有了呢？得益於網絡時代信息的發達，動動手指，《小雅·庭燎》的原文就在眼前：夜如何其？夜未央，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，鸞聲將將。夜如何其？夜未艾，庭燎晰晰。君子至止，鸞聲嘒嘒。夜如何其？夜鄉晨，庭燎有輝。君子至止，言觀其旂。就這三段，沒有了。也就是說，朋友所發出來的，除了「未央」二字，其他與《詩經》原文並無關係。又查了一下「日有熹」全句，結果雖然有不少，但不同網

奪命連環call的結果。有時候，鬧鐘不在枕頭邊，卻在我們身體裏。只要心有所念，明明周身困意，卻趕在鬧鐘響前就醒了。長期如此，不免身心受損。縱覽「睡門」秘籍，關鍵在於疏導情緒。只有與自己達成和解，方能在喧鬧中入眠、在寂靜中醒來。



聲》《爐邊蟋蟀》《人生的戰鬥》和《着魔的人》五部小說，篇篇都針對現實問題有感而發，選在聖誕節這個特殊節點，用文學呼籲慷慨無私和富於同情的聖誕節精神。



抑或其他任何日子，和平、安定都是世人所需要的環境。就在這個聖誕節，不管是否擁有美妙歌喉，也不需介意歌詞字音是否標準，就讓我們一起歌唱，冀望生活更美好。



的是，設計師在封套上刪掉了曼特尼亞最初的撰文，而將唱片信息羅列進來，彷彿成了天使們為聖誕節專門安排的「特別獻禮」。

「碟中畫」曼圖亞公爵宮「婚禮臥室」西牆濕壁畫局部／《科萊利四首協奏曲》



站基本都是複製同一篇內容：「常用於表達對新春的美好祝福……」、「意思是白天有太陽普照大地、夜晚有月亮高掛夜空」、「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庭燎》」……

要單說「日有熹」一句，第一個寫出來的人，純粹用來做社交媒體文案，算是不錯，但何必強行加個假出處來「偽裝」有文化呢？再加上網上轉載數量龐大，不假思索便複製黏貼的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便以訛傳訛、貽笑大方了。

現在問題來了，我是不是需要通過私信告訴我那位朋友，他「抄」的社交媒體文案，抄錯了呢？

